

景懷戴運軌教授

(本文插圖刊第4頁)

●王成聖(前國防研究院講座, 中國文化大學華岡教授。中央大學兼任教授)

嘗有人說：「沒有戴運軌教授，就沒有今日規模闊大的中樞中央大學」。旨哉斯言！與時人尊譽戴氏的「中國科學人才的播種者」，可為戴教授畢生盡瘁教育工作、學術研究，垂五十五年之蓋棺定評。筆者不敏，忝為中大建校促進會執行小組人員之一，於中大在臺灣復校時期，襄贊戴氏躬與其事，對復校之初，為校址問題所遭受之橫逆阻撓，戴氏之百折不回，終竟事功，知之甚稔。於戴氏平生志業，尤有深切的認識。因撰本文，為我國士君子留一典型。

學養湛深精研不輟

在教育界和學術界，有人從事學術研究，就不凡，但無法同時在教育行政工作上有貢獻。有人從事教育行政工作，有輝煌成就，但無暇同時精研學術，有突破性高深造詣。換句話說，教育工作與學術研究往往是無法同時兼顧的，然而，戴運軌教授却同時從這兩方面有優異的表現，兼具教育家與學術權威的身份；而其學養之深，精研之勤；待人之誠，處事之真；擇善固執，任勞任怨；不但永留「多士師表」的風範，而且值得後人效法之處也很多。

戴教授是物理學的權威，歷任北京師大、中央大學、金陵大學、臺灣大學、清華大學教授。在校任教期間，常利用課餘之暇，編輯初中與高中物理教科書。抗戰以前，他寫的物理即與張其鈞編的地理教科書，林語堂所編的開明英語讀本齊名。一直到現在，仍然為全國(包括大陸)中等學校所採用。另外，他還著有「大學物理學」問世，精深透闢，為各方所重視。

抗戰勝利後，他於民國卅五年二月奉命接收「日本臺北帝國大學」(今之臺大)，於殘破頹敗中創設物理學系，成立第一個「原子核研究室」，在他的湛深學養與熱忱指導之下，終於民國卅七年五月廿日完成第一次「鋰原子核」擊破實驗，成為臺灣從事原子核物理研究的第一座里程碑。

民國四十四年他為了加強學術研究，增益科技見聞，特地在臺大物理系主任任內，以一年時間，遠赴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幅射研究所，為客籍研究員，在該所穆衣耶(Moyer)教授的協助下，以能量18及32 Mev質子射線撞擊厚靶物質所得的中子產量，研究結論，發表論文於美國物理學會雜誌「物理評論」，博得國際好評。

穆衣耶教授對戴教授的學術造詣和研究精神，非常欽佩，曾在物理學家吳健雄博士面前，推

崇戴運軌教授，讚譽備至。

民國四十五年夏天開始，戴教授再協助清華大學籌設「原子科學研究所」，擬定購買機器，安排全部課程，他自己還要兼授課程，一直忙了兩年之久。

戴教授從事學術研究，從未中斷。一方面博覽羣書，誨人不倦；同時也不斷以較多時間，最大心力，從事電磁理論、X射線結晶分析術等研究；並進行原子物理及原子核實驗，頗有收穫。民國四十七年「中國物理學會」在臺成立，他出任理事長，在國際學術會社中，頗受重視。他常常代表中華民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也很受人尊敬。

他為了配合學術研究，曾主辦多種學術性期刊：如在物理學會主辦的「中國物理學刊」，在中大主辦的「地球物理研究所學刊」，都是我國權威性刊物，受到國際學術界推崇。

「中國物理學刊」第一期選載了十二篇我國國內物理學者的研究報告，其中如戴教授和黃家裕、鄭伯昆的「中子核對於中子在四千四百萬伏特的總橫截面積的大小」，及鄭伯昆的「測定桃斯鮑和的吸收線光譜的簡易方法」等，都是富有創造性的最新研究報告。

該刊寄出後，立即得到美國太空總署等世界

各國科學機構的訂閱單，有五種另外世界性「文摘」，也都摘錄「中國物理學刊」的文章，和其他世界各國的物理學重要研究報告，編列一起，寄送世界各國。

民國六十二年他自中大退休後，受聘為中國文化大學物理系主任及理學院院長，每週一、三、五去華岡處理業務；其餘時間，均在家讀書寫作，仍從事學術研究不輟。

擇善固執任勞任怨

戴教授除了教學、學術研究，他還從事教育工作多年，其中貢獻最大而非最多的，就是民國五十五年出任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負責將中大校址由苗栗遷往中壢一事。

中大地球物理研究所自民國五十年創設於苗栗，祇是個開端，還要繼續擴充為學院、大學。而該地限於地形，祇有三甲土地，不敷應用。加以交通、師資等問題，也難作長期有效的配合。因此，他和中大校友張其昀、徐柏園、郭驥、楚崧秋、袁其炯、張迺藩、王成聖等籌組建校促進委員會執行小組，殫精竭慮，策劃奔走，提出建議，中央也有決策，中大必須遷至距臺北較近，地形廣闊，交通方便之處，此一問題，到民國五十五年醞釀成熟，中壢地方，願意提供五十甲土地（廿甲贈送，卅甲徵收），教育部也編列遷校預算五百萬元，作為購新校址經費。

不料此事尚在進行，即已遭受橫逆阻撓；反對者為苗栗部份地方人士和一部份中大校友。苗栗方面，透過縣議會，函請中央有關部會

，剔除中大遷校預算，並對他作人身攻擊，說他「堅持一己之見」，「實非主持教育適當人選」，函請教育部「另行遷派所長」。中大校友方面，部份反對者自稱代表校友意見、主張遷校內湖（今復興劇校地址，祇八千坪地），一面向教育部反映，一面去勸戴教授，爭論不休，甚至利用部份立法委員對他施以壓力，召開一次小型「教育委員會會議」，就遷校預算，對他質詢，認為其中五百萬元係修建設備費，不准購買土地。教育部也有人對他表示：「反對派有羣衆，帶了一批批中大校友到部請求，祇有你一人孤立無援」。

他對此非常冷靜，堅持原則，忍耐一切，一方面對反對者多方疏導解釋，一方面出席立法院的「教育委員會會議」，平心靜氣的說明五百萬元購買土地的根據，以及中大為何必須遷往中壢，才轉變了一些人的看法，由反對而同情他，讚許他！最後，他挺身而出，訴請中央大學老校長蔣中正總統核示，至民國五十七年四月，才奉准遷建中壢。五月十八日奉准恢復「國立中央大學」大學部招生，先設物理學系及大氣物理學系，校名暫稱：「國立中央大學理學院」，即由戴教授出任院長，籌備遷校。

當遷校中歷定案後，少數地主萬般刁難，高價待沽，而學校遷址經費又極拮据，購地、建屋、器材設備各有預算，不能挪用；學校招生迫在眉睫，他又百般忍耐，親自拜訪地主，剴切勸請協助，他滿頭銀髮和誠懇的辭色，以及不憚辛勞煩瑣，為大眾謀福利的苦心；使原來刁難的地主

深受感動，加上地方公正人士的同情協助，始告圓滿解決。

他主持中大復校工作十二年，由原來一個地球物理研究所，擴充為物理、大氣物理、數學、化學工程、土木工程、中國文學、外國語文等七個學系，以及一個地球物理研究所，學生多達一千餘人。他退休時，中壢地方熱烈贊助遷校的地方人士所組成的「促進委員會」，特地鑄造他的半身銅像，安置在中大校園之內，於五月十二日上午揭幕，該「促進委員會」主委吳鴻森發表談話有云：

「自苗栗建校至今，前後共十二年，建樹輝煌，有目共睹。中大在臺復校，能有今日之規模，全賴戴院長目光遠大，魄力雄偉，及其不懈的毅力……值得吾人欽佩，敬仰，效法」。

作育英才君子典範

戴教授學術造詣很深，但他從不自視甚高，從不鄙視他人；反而特別謙虛，常常親往教授家中致送聘書，虛心就教。他一生清廉不苟，不但自律甚嚴，而且也能防範他的部屬。當他來臺接收臺大之初，經收保管的儀器、器材很多，限於人手，一時無法清查，他為避免忙中有錯，發生隱移竊用情事，即時明白指示承辦人員就所裝大箱，點數固封，妥為存放，容俟來日人手充裕時，再清查處理，當時確已收到弊絕風清的效果。那時，他接收臺大教授宿舍多處，比較寬敞的，都分配給在臺大任教的教授；他自己祇留一十餘席的小屋，一家數口，侷處其中，頗為不便。（

現在潮州街七號住宅，係他的同鄉某君所贈，本可視為私人產物，他却連同電話等物，轉贈臺大，登記為臺大宿舍，多年來每有修繕，都由他自己出錢。

戴教授自奉儉樸，並無積蓄；但他却樂於助人，尤其對清寒向學子弟，往往資助學費，慷慨解囊，千金不吝，晚年在中國文化大學，有「伸甫獎學金」的設置。他處事正直公平，絕不敷衍鄉愿，當他擔任教育部學術審議工作時，對教授、副教授送審的著作，評閱十分認真，某教授第

一次送審，因有缺失，不予通過；第二次再送審，不但缺失已改，而且優點很多，竟以九十高分予以通過。

他對教學反對紙上談兵，祇說不做。他勉勵青年學子應該注重實驗科學，大家親手去做。督責學生，相當嚴格，所謂：「愛之深，責之切」。做錯了要加責備，做對了也有獎勵，多年來，受他嚴加督責的學生，大都有很好的成就，不負他的期望，成為物理和地球物理科學的接棒者。其中和他有聯絡的，大概有三百餘名博士，大多

是在國內外著有聲望的科學家。民國五十六年他執教四十年，當選為資深優良教授，被人譽譽為：「中國科學人才的播種者」。

戴教授自民國十六年初受聘任教於北京師大起，到民國七十一年去世，他獻身教育工作與學術研究五十五年；此半世紀時期，世界科技，突飛猛進，他為國家培育人才，領導學術研究，不遺餘力，而始終能跟隨時代進步，貢獻極大；而其志節品德，風骨言行，尤特具我國士君子的典範。

中

外

詩

壇

羅尚主編

端午感懷

馬來西亞 周慶芳

孤忠莫挽楚王昏，歲歲麻江吊屈魂。

蕭艾盈朝今古恨，並蘭失土虎狼屯。

合縱約解傾宗社，積弱年深誤子孫。

孰似靈均揚大節，名留青史世同尊。

感事

香港 陳一豫

溽暑心猶凜，韶光去不留。日窮天漸

變，夜短夢偏幽。戟指難絨口，存身

待砍頭。隔江春尚好，欲渡歎無舟。

和泰國王誠詩翁初冬卽事韻

新加坡 左達五

滿山紅葉晚風寒，雁影橫斜映畫欄。

萬壑松濤凝耳際，數叢梅萼燦江干。

履霜採菊香沾袖，踏雪尋詩暖透冠。

更喜豐年多詠事，興來古調好重彈。

同題

星洲 張濟川

連朝風雨也凝寒，指點洪流此倚欄。

虎躍龍騰今有願，鼠牙雀角我何干。

曾聞楚郢哀行客，何處滄浪可濯冠。

喜見正聲揚四海，高山流水欲重彈。

花季有作兼酬范夔森顧問華府見

懷之什

臺北 羅戎庵

弈事龍荒看此枰，千門萬戶動歡聲。

入雲絲管能消酒，飛蓋林園快賞櫻。

故國興懷元好問，羈臣苦語庾蘭成。

願教百卉朝朝艷，風不搖枝雨不驚。

西海傳書問木天，東坡春夢散如煙。

也知玉壘經綸遠，無補金刀歷數延。

落日長林啼杜宇，垂楊大宅出秋千。

成都最是春光好，歸思同奔濁驥泉。